

皇  
明  
大  
政  
紀

皇明大政紀卷之十四

臣豐城雷禮謹輯

餘姚朱錦謹校

金谿閔師孔謹訂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己酉朔

夜有流星光燭地。自攝提東南行至天市西垣。

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及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壻朱驥立各放回原籍。仍給還家產。

冕自龍門所卽上疏訟父謙之寃。上憫之。追復謙故

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仍復冕府軍前衛副千戶。冕

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國子助教李伸上言五事下所司議之。

一曰明從祀之典。孔子廟庭顏淵曾參孔伋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列之廡下。先儒熊禾及國初學士宋濂皆嘗言之。臣謂顏路曾點孔鯉宜配啓聖公廟。其諸從祀如公伯寮荀況馬融杜預王弼理宜黜之。元儒劉因許謙宜入從祀。二曰嚴學校之職。今天下教官類多匪才以致提學憲臣往往折辱。殊非右文之意。宜勅提學官。凡教官之不類者。起送別用。其賢者禮貌之。以示敬學之意。三曰擇承襲之胤。今倘非其人。奏聞退革。別選其兄弟之良者襲職。四曰廕大臣之子。大臣非有過犯。子孫應錄用者。當先入國子監讀書習禮。考其知所嚮。

往然後如例。廕補五曰益小吏之俸。常人之情必衣食足斯廉恥興。今有司俱無全俸。類多折鈔。衣食不足。未免苟取於民。宜勅賜在內七品以下文職官員全俸。在外七品以上半俸。上命議行。

福建汀州府奏前推官王得仁死賊。請立祠祀。下禮部議行之。

初福建鄧茂七作亂。得仁奮力殺賊。卒於行陣。禮部奏上宜做廣東楊信民故事。俾有司立祠致祭。

二月彗星見。

上祭先農之神。遂躬耕藉田。

田在山川壇之南。上是日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

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隨。京民耆老二人  
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彩旗夾隴謳歌。一  
唱百和。颯旗西行。上乘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至  
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用耆老一人。傍犁  
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承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  
回。

皇太后壽誕。令僧道建設齋醮。給事中張寧劾禮部尚書  
姚夔。歛會大臣收買炷香詣寺觀行禮祈福。祗壞風俗。傷  
名教。不報。

寧疏云。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  
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

心也。諸大臣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懿祉，則敬承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至期赴壇行禮，爲儒者自失其守，業彼京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爲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去逸欲，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保和。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以禱祀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爲，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明率而拜，曰爲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以是哉。

大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蟲轟有聲。

南陽土豪爭鑛殺人。命河南左布政使王恕爲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流民。

恕捕渠魁誅之餘悉散歸業。尋丁母憂。

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同知趙輔爲征夷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爲遊擊將軍。陞浙江叅政韓雍爲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

徭酋侯大狗自景泰以來作亂。嘯聚至萬人。墮城殺吏。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徭應之。其勢益張。天順中。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卒莫能得。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亦煽所至丘墟。兩廣三司。

皆戴罪守官。至是兵部尚書王竑奏言峽賊稱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不止也。浙江左叅政韓雍文武全才。若以討賊之計屬之。可追南顧之憂。於是陞雍僉都御史。與輔討之。

命戶部侍郎薛遠整理兩廣軍餉。

上以征南軍士兩京及江西湖廣共調萬人。需費浩穰。非郎中可理。特以命之。

命監察御史劉慶汪霖從兩廣出征紀功。

刑部主事馮俊上言處置兩廣事宜。下兵部議。平賊後行之。



俊言臣生廣西深識夷情廣西境內徭獞多居民少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選用土官世相統攝遇警悉聽用使之懷德畏威其餘種類令流官兼管是以反側靡常近年益甚今總兵趙輔等奉命往征賊平之後恐有遺孽遠遁宜遣土官招撫或委附近土官管束或立司府推選其類爲衆所信服者授以世襲長官俾從俗以治之下兵部議令趙輔韓雍平賊之後斟酌舉行少保李賢等進翰林編修丘濬條陳用兵事宜命所司錄示總兵巡撫等官行之。

兵部尚書王竑奏乞移文趙輔等凡軍前應用止許從征官軍內選用從之。

奏稱總兵趙輔奏帶指揮鄒勝等多私投勢要謀爲旗牌意圖妄報功次希求陞賞及乘機生事貪索害人卽今兩廣寇攘不支若令此輩再擾恐致意外之虞

寧夏總兵張泰奏創造兵車下兵部覆行巡守等官會議泰言臣嘗奏准創造兵車以爲戰守之具此寔禦虜良法兵部覆奏謂泰久在寧夏虜屢犯邊未聞泰以此破敵宜令會議以聞

迺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禮部奏舊無事例却之

禮部上言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間嘗一行之反失和好英宗皇帝深自悔悟遂不

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不納

上曰此等野禽能使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卽却之  
勅諭迤北使臣孛來遵朝貢舊例

諭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朵顏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喜峰中口進入今都督朵羅千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希曷混賞悉照舊例分別庶見朝廷厚待爾處特諭爾知之

御史趙敵言于謙等爲石亨等誣陷榜示天下乞收回前榜并查復郎中吳節御史葉淇等官從之。

敵言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于謙保固其功不小餘亦可憫并吳節等爲人所累淇犯進言之失乞死者贈官存者復職。上曰朕亦稔聞謙冤所司其悉如御史言行之。

兵部尚書王竑言延綏總兵張泰條陳安邊方略七事乞移文總兵巡撫等官奉行從之。

兵部言其一謂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宜增立營堡以時啓閉且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兵不過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府谷縣境極於東偏西距諸營

八百餘里倖難應援可選諸營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無事則巡歷邊境遇警則彼此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皆在腹裏遇警則難馳報況虜入寇必經邊堡過延安膚施甘泉等縣方到鄜州慶陽其鄜慶所屯防秋軍士二千乞分沿邊要害以備調用見今邊軍追捕虧損官馬無力陪償類多逃竄致戰守缺人乞令所司停免買賠庶不使軍馬兩失餘六事亦多行陣攻守之策宜擇其可行者行之。

召守制翰林修撰陳鑑修實錄固請終制許之。

三月加吏部尚書王翺太子太保。

進直內閣侍郎陳文爲禮部尚書。

上視太學。釋奠先師孔子。祭酒司馬恂率學官諸生表謝。賜祭酒等官及孔顏孟三氏子孫襲衣及諸生寶鈔。

令凡問囚犯。一依大明律科斷。照例運磚做工納米等項。發落。所有條例盡革去。

時巡撫遼東都御史滕昭上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斷決武臣獨舍律用例。是以武臣益貪。縱不檢。請一切以律從事。詔從之。而武臣因襲久。一旦有罪。被降黜。多騰謗。憚事者。奏革其令。公議惜之。

兵部尚書王竑。稽密雲古北口邊事。忤旨。不報。

時有言古北口邊事者。多干碍。堅戚命下兵部議之。竑

以其言有理遂如其言以聞忤上意兩日猶未報。竑具疏以待。上不加罪。或有爲竑慮者。私謂竑曰。自今凡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何苦而不計耶。竑曰。自今不遇此等事。則已脫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大於此者。吾亦不之計也。爲竑慮者。爲之愧服。

彗星見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而沒。

以旱災免陝西延安等處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

陞左春坊左庶子王僉爲南京翰林學士。

四月。河南鈞州地震有聲。至二十三日方止。

兵部尚書王竑奏復在京團營軍士舊額。及革除諸將私役宿弊。不報。

侍讀周洪謨陳四川勦賊方略六條。下兵部議。移文四川總兵吳淙督理軍務。都御史吳琛採用之。

一曰阻絕徑路。二曰先勦賊黨。三曰固守重地。四曰廣募土兵。五曰多用利器。六曰密行反間。

以都給事張寧爲汀州知府。修撰岳正爲興化知府。

先是南科給事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正者。僞爲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偕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二人抵任未幾。並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于時。不究其用。士論惜之。



命副都御史楊濬巡撫荆襄地方。

荆襄流民劉千斤反。

初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飢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守制不報至是衆賊惟劉千斤和尚爲主改元署僞軍師總兵等號攻劫州縣。

命撫寧侯朱永爲總兵官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率兵討劉千斤起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搗賊巢。

五月戊申修比干廟命有司春秋祭祀。

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不允命醫治之。

茲正色在朝。遇事敢言。多內批不報。嘆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上章乞休。

復倪謙爲翰林院學士。閑任。

謙上言。天順三年奉命充順天考試官。都御史寇深陰結錦衣指揮。遂皓攜撫臣罪。除名戍邊。今幸遇登極。恩釋爲民。乞置對以雪冤枉。上以事在赦前。不問。復職。閑任。

六月。都御史韓雍會征廣諸將于南京。議進兵方略。

或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起。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一由庾嶺入廣東。一由湖廣入廣西。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圖。兩雍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堅。

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而州縣愈破。諺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莫若併力西向，搗其腹心。元惡旣擒，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然。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

七月，御史李志剛言：乞勅四川兩廣撫按分巡等官廉辦通盜分賊，寃獄從之。

志剛言：近日四川兩廣盜賊縱橫，所經兵民之家，需酒食，亂婦女，驅人負擔，或少留所掠之物，與之，其恐貽累，辭弗受者，多被殺戮。迨賊旣去，有司追捕者，得其所留與物，輒謂通盜分賊，拷訊誣伏，撫按但據成案，被誣者

懲拷訊之酷。甘心速死。受誣含冤。終莫能辯。彼真爲盜者。聞之曰。其人且爾。吾屬可知。是以不肯革心聽撫。乞勅各處撫按分巡等官。躬詣盜所。廉察情實。此等冤獄。咸與伸理。庶幾良善獲安。盜賊向化。章下都察院覆奏從之。

贈廣東按察司副使毛吉等官。

先是廣東流賊數萬。劫掠郡縣。吉與知縣王麒驛丞秦瑄隨軍殺賊。奮不顧身。皆死之。事聞。皆贈官。賜誥以褒其忠。吉浙江餘姚人。死時年四十四。初吉出軍時。給以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余文司之。已費用十之三矣。文憫吉死無以歸。以所餘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之

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  
長來舉家驚惶走報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命憲胡榮亟  
來視之瞪目見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  
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  
我家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汗辱於地下矣願亟以還  
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少頃婦甦

都御史韓雍率大軍至全州會陽洞西延苗賊爲梗出偏  
師擊滅之

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

大理寺卿王緊奏請天下軍民詞訟今後違例越奏者遞  
送押解原籍官司重究從之

命撫治南陽荆襄右副都御史王恕賑濟飢民及勘災傷處所奏定議以寬輝稅

勅南北直隸浙江河南撫按官賑濟飢民。

兵部尚書王竑陳有疾再乞休致不允慰留之

八月命工部侍郎沈義僉都御史吳琛巡視南北直隸民瘼

廣東按察使夏塤言兩廣用兵乞慎選府州縣官撫綏平民下所司議行之

塤言兩廣地方連年用兵未見成功徭徭逼脅平民使為賊黨進則驅我民以當矢石退則殺我民以抒怨怒自用兵不已供費日繁臣恐外患未除而內變將作誠

宜慎選府州縣官善爲撫綏招致俾見在之民懷思而固守被脅之衆聞風而來歸又擇方面官以兼總之則力分而事專勢親而人附矣兩廣藥石端在於此奏入命兵部審處

巡撫四川都御史汪浩率兵攻逆賊趙鐸等擒之鐸伏誅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壽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擊敗之虜引去

南北直隸及河南山西湖廣江西浙江所屬郡縣凡一百四十餘處各奏水患詔戶部勘實以聞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汪洪等一百三十五名

命沐琮嗣封黔國公鎮守雲南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陸簡等一百三十五名  
九月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請行養老之令褒恤已往賢  
臣爲將來勸上嘉納之。

盛在宣府修復官牛官馬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  
其餘歲易補戰馬一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  
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雖始怨之旣而恃以無  
恐皆欣戴焉。

都御史韓雍等率大軍攻修仁荔浦峽賊破之。

雍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  
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一十六萬  
人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生擒一千二百餘



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勅戒浙江提督市泊內官福任

任居寧波不法，別築公館於杭州，騷擾軍民甚苦之。寧波知府張瓚禁戢其下，任因誣奏瓚。瓚遂列奏任諸不法事，下布政二司覈實。於是布政使李頤等具實會奏。上以任年老，悉宥其罪，但加戒飭而已。

兵部尚書王竑三上章乞養病，准致仕。

戶部言鎮江浙江諸處旱澇相繼，歲運京儲不足，乞以淮浙等鹽廣募商人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納，候來歲分撥官軍支運從之。

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楊時以羅從彥李侗配享。

漕運總兵楊茂奏各處運糧旗軍以洪閘灘淺盤剝多帶土產物貨以資用度乞免河西務張家灣等處稅課以紓軍困上下部議行之。

十月禮部尚書姚夔集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亂加思蘭及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朝貢期限人數從之。

夔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

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挈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待之意從之。

戶部奏請申勅宣府守臣恪守官田官牛之法從之。

戶部奏景泰末宣府總督都御史李秉嘗上言邊城多空城而守城諸役外復有閑曠軍餘請量支宣府官銀買牛給與耕種收餘糧易銀給貧軍買馬騎操遂於億萬庫支銀壹萬兩買牛給軍耕種至天順初有言勞軍不便者行都督楊能等會議俱稱且戰且守經國遠圖而大同宣府自罹兵變人畜蕩盡幸而朝廷大發帑銀買牛給軍耕種邊人稍得聊生今宣府巡撫葉盛復申

奏先年原買官牛多死，又以餘糧續買，給軍耕種，官府不煩督責，軍士不致賠償，此皆官田官牛之效驗。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乞申勅守令恪守，俾久而不廢，庶邊事克濟。上曰：法旣善，宜永遵守。

陞直內閣侍郎彭時爲兵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

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開龍首鄭白二渠功成。

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忠奏開之，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通於平地，則度勢高卑而穿渠，遇巖石則聚火鎔鑠而穿竇。不二年而成，名曰廣惠渠，凡灌田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兵科給事中袁澄奏荆襄流賊爲患，劾總兵撫按三司李震、王恕、王儉等誤事。上悉宥之。

澄奏湖廣荆襄等處流賊攻陷地方，甚爲民害，鎮守總兵李震、巡撫都御史王恕、王儉、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王澤等，旣無撫馭之方，又無征勦之策，宜各究治，以爲人臣誤事之戒。上以王恕、王儉、大臣姑記過，王瀛、王澤等俱各奪俸，仍令同心協力平賊，以弭民患。

十一月，南征都御史韓雍等率師次潯州，議進兵方略。

雍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箐重嶺，三時癘瘴，其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兵威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戰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寥闊，峽

路紛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圖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聲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峽賊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叅將孫麒高瑞都指揮夏正葛宗應指揮王英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英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正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林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叅將孫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虔等巡守左江及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和開府高振嶺以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峴令正

曰林嵩沙田府江間道也宜由越古嶺雙髻諸山伏兵林嵩扼其東奔諸將受命。

陞南京刑部侍郎廖莊爲刑部左侍郎。

南道御史鄭安論莊法律生疎至是莊以進表入京上章乞歸。上以莊在景泰間大節可取不允其去特陞用之。

詔今後收糧俱用平斛不許官攢人等勒要囤基財物敢有仍前作弊巡倉御史叅奏究問。

戶部以所議漕運叅將表祐上言便宜復奏。上曰律開收受稅糧聽納戶自槩平斛。比來收糧者每石加耗五升今軍官願加一斗可見官攢人等侵害過多。

故下令禁之。

詔保定永平二府所屬十六州縣水災免糧一萬八千六百有奇。

給孔顏孟三氏學印。令三年貢有學行者一人入國學。  
刑部奏暫免差官審錄從之。

刑部奏南京戶部左侍郎陳翌因災害言審錄重囚乞  
照正統年間事例差官領敕分往各布政司并直隸府  
州會同巡按御史審錄事下臣等議竊見是年各處司  
府州縣例赴京朝覲廣東廣西湖廣四川賊情未悉南  
北直隸浙江等處水旱災傷分官賑恤事務煩冗若再  
差官審錄不無勞擾乞通行各處問刑衙門見囚罪輕



者從宜發落重罪會官詳審不許淹滯隱匿違者撫按并按察司官嚴加究治仍候時年豐稔地方寧靖會議差官審錄。

左府都督過與妻擊登聞鼓訟子之寃。上以妄懇命即誅之。

興鎮守廣西召還道湖廣祁陽縣怒知縣李翰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榜掠俱死興亦以疾死于道法司擬得隆死因母妄訴故速其誅。

乙丑夜月犯太微垣上將星。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

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

自正統以來所選庶吉士內閣奏請學士二員於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華殿文淵閣舊規不同內閣按月考試第其高下以爲去留之地將及三年則邀求散館不復以進修爲事至是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散館李賢曰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公從何處教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請旨分散各衙門觀政尋授禮南刑部主事

以馬文升爲南京大理寺卿

擢庶吉士李東陽倪岳謝鐸焦芳陳音爲翰林編修吳希賢爲檢討張敷華等九人爲各部主事

時李賢彭時欲留敷華與劉大夏皆力辭不就終爲名臣。

泰寧等衛都督劉玉兀喃帖木兒等奏乞賜蟒衣不許其欲與民交易許之。

朶顏三衛頭目兀斡帖木兒奏乞職事兵部覆奏以未有功勞例無陞授不許。

癸未夜月犯左執法星。

命直隸容城縣立祠祀元儒劉因。

進贈南京戶部尚書黃福爲太保謚忠宣。

兩征都御史韓雍督諸將進兵破大藤峽賊平。

自十二月朔諸將四面夾攻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

來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峽  
南排柵牢密滾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  
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奮擊之將士用團  
牌扒山虎壓二箆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無不一當  
百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烈山烟焰蔽天  
日晝暝賊大潰敗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諸舍老鼠  
塞嶺竹踏梁腦紫荆林崗沙田古營大寨等山賊屋廬  
藏積皆赭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栗栗視雍恬然整  
暇咸恃以安賊旣潰入橫石諸岨雍飭兵窮追破山開  
路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峯巒萬重勢控霄  
漢絕崖懸壁林篠叢惡帖危險絕非人所處賊樹柵數

重用千斤礮石大木轉而下聲吼若雷崑谷響應弩矢  
雨注雍誘使大發令人潛陟絕巔覘賊發竭舉礮爲應  
自卯至未賊發竭忽噉震大駭雍緣木攀蘿以升招衆  
悉上後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山北  
兵且至山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擒侯大猷等七百八  
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望風皆散先是峽中有大  
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渡故曰大藤峽至是斬之改  
名斷藤峽。

丙戌成化二年正月甲辰朔。

辰時日暈及左右珥皆氣赤黃色鮮明。

令三品以上京官薦舉堪任布按三司官者。

翰林院編修張元禎上言治道大本大原不報

曰講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俗未幾與閣臣不合乞歸養病

御史魏瀚等條陳備邊事宜下部酌行之

瀚等言自古備邊之策不過練卒擇將廣儲蓄修城池利甲兵而已邇者虜寇長驅動以萬數沿邊殺掠殊爲可畏兵部以乏兵召募示弱於虜今京師軍士不下三十餘萬或占役私門或借工公府或買閒而輸月錢或隨從而備使令其操練者大率老弱不勝甲冑且馬多羸瘠器非犀利使之折衝禦侮安能嬰鋒挫銳況今爲之將帥者雖曰用勳戚取人望而身任安危忘家殉國

爲 陛下効力輸忠者則未之見也邇來各處率無積  
畜且水旱相仍連年蠲貸戶部不能區畫設或緊急何  
以濟用訪得鴈門偏頭一帶關隘踈略虜每深入苟不  
痛懲前弊未見其爲安也伏望切責總兵將各營軍士  
整點操練命給事中御史各一員不時嚴查設有賣放  
占役等項通行叅究仍乞節財省用一應浮費悉從裁  
損遇有征進軍士加倍賞賚作其勇敢更乞於鴈門一  
帶關隘并山西地方添設才望重臣智勇叅將提督巡  
撫綏輯地方然大要尤繫於兵部之得人今尚書王復  
質實有餘應變不足以此之才處多事未見其克濟更  
宜圖之 上曰王復陞未久難責近效頃於三營內選

撥精銳官軍十二萬。分爲十二略  
廢弛。今還歸三營。照舊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次。

史不時點聞。若仍前作弊。卽叅奏究治。所云奏以爲其  
朝廷更當斟酌。

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以言事下獄。出爲漢陽知府。

公恂以先聖後且衍聖公孔弘緒大學士李賢壻也。遂  
不次用爲少詹事。及上卽位。改大理少卿。尋自奏復  
少詹事。至是上疏。謂總兵中止有朱永一人。於是諸總  
兵譁然不平。言官聞風劾之。遂調外任。

都御史韓雍率兵平大藤峽。徭賊班師奏捷。并陳控制久  
策。詔如議行之。



雍平峽賊巢穴蕩空。謂賊窮而降。不保其終。於是奏設武宣縣東鄉巡檢司。以土人李昇爲副巡檢。貴縣北山巡檢司。以土人陸善政爲副巡檢。改周沖巡檢司於勒馬灘。以土人廖正爲副巡檢。靖寧鄉巡檢司於獻俘灘。以土人任中二爲副巡檢。大宣鄉巡檢司。以全扶寨爲副巡檢。大黃口巡檢司。以陸明貴爲副巡檢。與流官巡檢同事。思隆巡檢司。碧灘驛俱改于碧灘。設武靖州於峽內。碧灘屬潯州。以上隆州知州岑鐸知州事。土人覃仲英世襲土官吏目。李昇等皆久叅戎伍。故雍皆任之。詔如雍議。

二月重修闕里孔子廟成。上製文立碑紀之。

會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翰林學士萬安主考試。賜宴于禮部。

遣行人祭故少保兵部尚書于謙。

陞鎮守荆襄王信爲都指揮同知。

石和尚劉千斤偕逆荆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主帥逗遛不援。信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

禮部奏會試取中式舉人童懋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命南京僉都御史高明督

捕

明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滅九百餘人。又並江高山置邏堡爲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真衛指揮卒。閔不可解。明撫卒令勿譁。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羅倫。程敏政。陸簡。進士及第。賜季琮等九十八名進士出身。賜劉烜等二百五十二人同進士出身。

命翰林學士柯潛。教庶吉士林瀚等二十四人。

提督荆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議分兵四路會剿。從之。兵部言圭奏賊首劉千斤等在襄陽房縣豆沙河等處。

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會總兵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尅期會勦。上曰。兵不可遙。制宜如圭等所擬行。

少保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允。命太監林興護送賢還鄉視葬。

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奏選陝西土兵從之。

祥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於戰鬪。若選作土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驅使者。兵部覆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於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

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土兵盛強。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敘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一子錦衣衛所鎮撫。

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移堡防邊事宜。下兵部會官議行之。

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致河套達賊累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

黃河西畔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鱗石海子。回回基。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紫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七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墩堡移從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上曰。楊瑄所奏移堡防邊俱有證據。其言有理。兵部會議以聞。

禮部尚書姚夔覆奏南京兵部尚書李賓等議令官民子弟出錢穀賑飢民入監非例。詔勿許。

命禮部給度牒鬻僧以賑濟飢民。

閏三月太監劉永成卒。議欲封伯。以直內閣彭時言止之。永成有軍功。意欲封伯。彭時力爭之。或曰。宦官古有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耶。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

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封事。上慰諭之。

疏畧曰。皇上當念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於宴安。肆於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齋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慾。養天和。留心萬機。無忘正務。

濟寧衛典史高昇上言賑濟銀米作弊下戶部議行查究  
巡視淮揚都御史林聰請賣兩淮沒官鹽二萬並收船料  
鈔暫改米以備賑濟從之

時江淮人相食故聰請之

延安知府王鑑上言乞行撫按分巡等官巡行邊堡下兵  
部行之

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以至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千  
有餘里撫按分巡等官罕有至者其邊塞士卒爲官旗  
侵漁虐使以至衣食不給戰馬不暇飼收器械不得修  
整豈能禦虜乞行撫按分巡等官時常行邊禁革奸弊  
詔可



發松江府糧十萬石賑濟淮揚等處飢民。

從都御史林聰所請。

兵部奏哈密地方被北虜亂加思蘭侵掠。忠順王母率部屬避居赤斤苦峪。今北虜已退。宜勅王母復還哈密舊地。收其衆以衛邊塞。詔可。

四月巡撫山西都御史李侃奏南方西北發戍各從所宜。下兵部議之。

侃奏臣嘗讀唐陸贄論守邊事。有曰北直窮邊。寒風裂膚。黃沙慘目。自非生於其地者。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南際遐荒。山巒瘴氣。亦惟生於其地者。方能習服水土。今南方之人補西北軍伍。西北之人補南方軍伍。各

不相宜。多致疾病遁逃。俱不得用。茲山西人當補南軍者。就令補山西邊衛。南方人當補北軍者。就令補南方各衛。庶乎各得其所。而習於戰鬪矣。事下兵部覆奏。詳議檢閱。今年南方各衛發冊所取山西軍丁幾何。山西各衛發冊所取南方軍丁幾何。若數目相當。堪以兩易。各於發冊取補。詔可。

擢掌新會縣事。廣州府同知陶魯爲廣東按察司僉事。魯初以父死事。廕爲新會縣丞。陞同知。仍掌縣事。至是都御史韓雍請進魯憲職。專守新會。并肇慶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等縣。吏部覆奏從之。

倭寇浙東。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言。上元縣民匠高朋同妻龐氏將隣家十歲幼女烹而食之。實由飢餓所逼。請發軍儲倉糧數萬石。借與貧民。候秋成之時還官。上命戶部定議以聞。

五月少保大學士李賢奪情起復。修撰羅倫極論奪情非制。忤旨。謫倫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宅告以不可。李賢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覆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蓋以犯顏切諫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

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跪奏遂落職。尚書王  
翱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  
怨朝廷。吾則不敢。倫雖貶而士論歸之。

御史陳選等交章留羅倫不報。

選等謂羅倫所言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者。誠天下大計  
也。乞宥之以開言路。

御史楊琅奏。乞追回王徽羅倫等。復其舊職。以作士氣。  
旨以朋比斥之。

琅奏天下之士氣與國家之元氣相爲流通。士氣之壯  
弱。國家元氣之消長繫焉。皇上卽位以來。頒布明詔。  
開廣言路。以振作鼓舞天下士氣。未幾而王徽以進言

遠斥士氣爲之一沮。至是羅倫又以言事補外。士氣爲之再沮。夫士氣之在國家。鼓舞振作。尚恐其不振。况從而沮抑之。將諛佞成風。聰明日壅。甚非朝廷之福也。奏入。李賢票旨。謂楊琅朋比。姑宥其罪。

禁侵損古先帝王忠臣烈士名賢顯宦陵墓。

召大同總兵楊信還京。

李賢等奏胡虜之衆。不過中國一大郡。連年被其侵擾。往往得利而去。且河套與延綏接境。原非胡虜巢穴。今虜酋毛里孩居處其中。出沒不常。古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今欲安邊。必須大舉而後可。乞令兵部會官博議。進兵搜勦。務在盡絕。其總制將官與凡出兵事宜。俱預請。

處畫。又秋禾方熟，虜騎必入掠。而延綏、邠、慶、環、縣一帶，宜推選武將一人，統步騎精兵萬人，守禦計處。庶幾有備無患。於是兵書王復、同孫繼宗等集議，以爲大舉搜套，必主將得人。今鎮守大同總兵楊信、舊鎮延綏稔知地利，宜召還京，面授成筭。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大同、宣府鎮巡諸官，亦宜勅令整飭兵備。候至期調發。又信旣召還，可以修武。沈煜代之。上允所議，遂召信還。平虜將軍撫寧侯朱永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平之。

圭至南陽，分兵爲五路。圭與撫寧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乘勝進兵。賊退入窠穴，山險復雨，淖恒先

士卒而登至格兜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各奮勇乃命裨將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賊萬餘迎敵顧其營火遂驚駭蹂亂走死者無數斬首數萬級生擒劉千斤等獻俘京師惟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岩險

六月改翰林學士倪謙于南院

謙自謫戍復職閑任至是詣闕謝恩特命於東閣辦事言官劾其貪冒無恥改命南京

巡按湖廣御史王瀛奏賊首石和尚集衆千數殺死夔州府通判王禎等下兵部會議分兵六勦之

瀛奏石和尚燒劫四川大昌縣治瞿塘衛指揮曹能夔

州通判王禎率官軍民快往禦之。被殺者六百餘人。禎與奉節縣典史并百戶二人俱遇害。因劾能易敵傷威請治之。事下兵部。王復等請勅提督湖廣軍務白圭等議留京營。及山東官軍分往勦殺。仍勅四川守臣馳赴夔州調兵協勦。及移文都御史王恕。停能等俸。俾戴罪殺賊。兼議守城池從之。

反賊劉通等伏誅。

通卽劉千斤。河南西華縣人。幼有膂力。縣門有石獅。約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以爲號。正統中。惑於妖言。潛往襄陽房縣。與妖僧尹天峰謀亂。至天順八年。有石龍者。卽石和尚。糾合馮子龍等。四散劫掠。通令男聰約子龍。



等舉事乃於地名大石廠立黃旗聚眾據梅溪寺稱王  
偽號爲漢建元德勝聚眾至四萬餘人攻陷城池爲官  
軍殺敗通等就擒與賊黨四十八人磔于市男子一十  
歲以上者皆斬之

勅陝西巡撫項忠太監裴當總兵楊信協謀征勦河套  
安遠侯教讀戴仲衡上言陝西用兵事宜下兵部議尚書  
王復以事勢難行沮之

仲衡言兩軍交戰生死定於呼吸彼披堅執銳之士奮  
不顧身何暇首級之顧此其功最爲上也今論功者反  
以首級生擒驗功陞賞而當先破敵不爲上功所以士  
無鬪志惟圖取首級往往坐是而敗乞稽洪武永樂間

舊例以當先者爲奇功。生擒者次之。斬首者又次之。如此則人以進死爲榮。而虜不難滅矣。奏入。上令仲衡隨楊信勦賊。仍令兵部看詳以聞。王復等奏以爲論功行賞。欲以當先破敵爲奇。生擒斬首爲次。恐事勢難行。蓋擒斬者有實可驗。而當先者無迹可憑。以是爲功賞之差。不免有濫報之弊。近如涼州奏補功次。生擒斬首者。僅及三十。而奮勇當先者。乃至千餘。豈足憑信。上是之。旣而仲衡考滿停俸。妻子在京。無以養贍。命以訓導俸給之。

陞南京翰林院學士倪謙爲禮部右侍郎。  
七月。命都御史滕昭總督漕運。巡撫江北。

科道會劾禮部侍郎倪謙令致仕。

科道會劾謙姦貪邪佞交結外藩本當寘于極典幸而得戍邊復蒙寬恩復職閑住自合靜居閭里却乃不召而來希求進用玷污清班如不容於公論僞乞致仕

皇上復徇所求俾官南京又貳宗伯朝野驚駭衆論誼騰臣等官居耳目職在激揚竊附呂誨之知人敢辭陽城之逐竄伏望俯徇輿情將謙革職以爲希求倖進者之戒上曰倪謙有隨侍舊勞特留任用今公論旣不可仍令致仕

兵部奏請乘大軍勦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從之

兵部奏荆襄賊黨雖已削平而元惡石和尚劉長子等

尚未就戮。茲又逃往巫山瞿塘等處。攻劫縣治。請乘大軍勦滅之。以除後患。從之。

順天保定開封青州四府大水。

八月進士周鑑以避選王府官。問遣爲民。

時崇王將出就學。詔吏部選進士官侍講讀。鑑在選中。稱病覬免。尚書王翱奏鑑懷不忠。遂坐除名。

命征虜將軍宣城伯衛穎鎮守遼東。以邢讓爲國子祭酒。

南京光祿寺卿蔚能卒。

能陝西朝邑縣人。以吏員授光祿寺典簿。歷陞本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後以忤旨調南京光祿寺卿。能在光祿

三十餘年未嘗私持禁齋還家其尤爲人所稱者能偕同寮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禁獄問所由能私謂少卿輩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旣而獨受責降官南京未嘗有後言以吏奮身如能與况鍾者殆士人之高等云

北虜毛里孩入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彰武伯楊信率兵擊敗之

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舉衆爲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爲常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蒲都魯及乜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

情山西陝西河南軍民或借運或借發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南京都御史高明以父年老乞終養許之

九月禮部尚書姚夔等言光祿寺供應宜從元年詔例從之

時光祿寺以供應不足奏添歲費禮部言正統間本寺鷄鶩羊豕之類歲費不過三四萬天順以來增至十六七萬費用過多暴殄天物莫此爲甚宜從元年正月詔例令本寺裁節冗費歲用不得過原定之數庶不糜耗民財

命兵部尚書王復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

建州酋董山叛寇遼東。命左都御史李秉提督軍務討之。

十月復徵湖廣金沙洲江船鈔。

舊制無收船鈔例。景泰中以國用不足故筭及之。每船百料納鈔十五貫。後以鈔法不行。又與銅錢兼收。尋以歲歉商賈少通。暫停其課。至是所司奏軍士月糧不給。如舊收之。

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賊首石和尚等。下兵部議。詔總兵等官督兵搜捕餘黨。

圭奏石和尚劉長子等復聚千餘。燒劫巫山大昌縣治。調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等隨賊。向往勦殺賊計。

窮力屈兼以食盡乞降。官兵乘機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都督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告缺食。信給之食。俾近營居住。既而劉千斤妻連氏偽國師常通。偽給事中王靖。偽都指揮苗虎。張石英等三十人。偽千百戶張剛等六百餘人。盡擒之。奏聞。下兵部議。餘黨恐有竄伏山林者。宜移文總兵官督兵搜捕。俾噍類不遺。庶無後患。因詔總兵等官候地方寧靖。區處得宜。然後

班師

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奏。夷人進貢不得過爲揀選。起邊釁。下禮部議從之。

秉言。建州毛隣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



以禮部定擬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方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鄰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致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十一月追封董仲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沈崇安伯真德秀浦城伯

磔反賊劉通黨石和尚劉長子等七十三人于市并斬其

家屬五十二人

石和尚名龍詭言石亨家屬劉長子卽馮喜。

叙平荆襄功進朱永撫寧侯李震興寧伯加白圭太子少保。

整飭邊備兵部尚書王復奏增府谷等處營堡墩臺從之復言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兵備東自黃河岸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阻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

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堡稀疏空闊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摘發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兔鶻堡移出響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甌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可便利。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剎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隣近營堡量橋官

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連接環縣俱於附近官軍量摘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墻。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壯振軍威矣。

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上命以三衛常禮待之。及上番書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

舊制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

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上曰虜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給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無後患。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資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

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刺罕衛來回還未及兩月  
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  
路來朝况卜刺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  
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  
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  
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大路進入則事無猜  
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世好庶幾永享  
太平之福

刑部左侍郎廖莊卒贈尚書諡恭敏

莊在景泰時有言事大節性剛直而坦夷人有不當輒  
面斥之已則釋然晚節稍弗逮識者惜之

三  
日  
一  
正  
系  
一  
四  
卷  
三  
二  
五  
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按大學士王鏊云：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  
亦能展布才猷，然在當時，亦以賄聞。此固攘竊之流也。  
比來蓋接踵矣。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直文淵閣，參與機務。  
平虜將軍楊信請調軍十萬，期春三月搜河套，從之。

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迤北強虜，復回河  
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  
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尅期進兵，併力  
勦絕，以除邊患。

鎮守遼東太監李良因屬衛指揮王綸等保留失機，監丞

韋朗兵部執奏不可許奉 旨留之

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秦朗失機固宜執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爲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通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圍獵誤事豈得援以爲比且良劾朗有罪茲復爲朗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朗旣爲良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回李良處



監鎗俾各用心禦寇

禮部尚書姚夔等奏賑恤疲癯殘疾之人從之

夔等奏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癯殘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號是干天地之和亦非所以令四夷使臣見也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伏望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馬拘審乞丐殘疾之人有家者責其親隣收管無家收入養濟院照例時給薪米其外來者亦暫收之候天道和暖量與行糧遣還原籍有司一體存恤務令得所此亦調攝和氣之一端也上可其奏曰無問老幼男女有無家及外來者順天府尹盡數收入養濟院記名設法贍養毋令失所

丁亥。成化三年正月。

詔遼東等處鎮巡等官務以禮待人。貢夷人毋致嗟怨。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上命移文

鎮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凡遇夷人入貢務待以禮。必使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巡按廣西御史端宏言賊未盡殄。乞懲總兵趙輔等。上命都御史韓雍督同和勇會勦之。

宏言賞罰明信。則人力於事功。如趙輔等討賊破峽之功。當賞。妄言賊盡民安之罪。當罰。况綏兵大臣俱冒賞過分。今賊熾漸萌。流毒愈甚。不罪輔等。無以示武。輔亦上疏自陳其功。且言守將歐信忌功。縱賊。故毀成績。乞

治信罪事下兵部言輔等捕賊實未盡殄今宏所奏切中其病輔乃歸咎於人宜治如法輔見衆論交攻願率兵自効上曰殘賊只令韓雍督同和勇會勦輔不必去。

毛里孩侵大同求貢詔鎮臣禦之。

二月丁酉朔日食。

虜酋毛里孩入大同界上命原調大同宣府偏頭關等處搜剿河套官軍仍留各城守禦。

國子祭酒邢讓等奏祖宗以來欽降監規周備歲久恐致遺失乞鐫石樹立本監中門外使師生人等永遠遵守從之。

詔浙江金華府立祠祀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

禮部奏浙江僉事辛訪言欲將宋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從祀孔廟。下禮部尚書陳文等議宜如楊時之例立祠鄉郡。行翰林院撰祭文。行浙江金華府每歲春秋致祭從之。

三月召商輅復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直文淵閣。四月貴州山都掌蠻叛命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尚書提督軍務同總兵襄城伯李瑾統番漢兵討之。

山都掌蠻據大壩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故出征。

廣西陸川縣知縣謝堅奏流賊劫去縣印乞鑄給從之。

刑部員外郎彭韶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有張岐者自外臺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韶以其人非才力論其不可用。願朝廷收召王竑李秉葉盛以伸公論。疏入。下韶獄。都給事毛弘等言。韶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有復職。

罷兩廣提學

時兩廣兵火之後。人物凋弊。按察司夏埴請暫裁革提學官。以他官兼之。上可其奏。

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許蔭子孫一人入監。

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蔭敘。正一

品子於正五品叙用。從一品子於從五品叙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蔭。

封周太后弟周壽爲慶雲伯。周或爲長寧伯。並歲祿一千石。

封後數月。加世襲壽進爵爲侯。壽子璋。瓊。瓚。瑛。或。子瑋。璋皆受錦衣衛指揮。旣而慶雲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爲莊田。民多苦之。

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災變乞修省。上嘉納之。

科道言近年已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關朝廷氣數况兩廣四川兵革之後處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敬爲所以愆自懲游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以養聖心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以防國用或於萬機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以保受命無疆之休

督操練  
復十二團營。命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白圭不妨部事提

五月免遼東歲貢人參。

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命監察御史陳選提督南畿學校。

時學者競爲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爲教。令讀小學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變化。

提督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兵歐信奉旨自陳隱匿賊情罪狀。上特宥之。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正樓。

復福建市舶提舉羅倫爲南京翰林院修撰。

倫在泉州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即放遣之。不復



問

七月工科給事黃甄等四川道監察御史丁川等各上言  
南京乃祖宗創業之地雷震午門正樓實上天示警乞加  
修葺上以朕當勉諭之

巡撫河南都御史王恕奏開封彰德衛輝地方蝗災乞賜  
罷黜并請停止不急之務詔不准罷歸所言該部酌議  
以聞

恕言地方蝗蝻傷稼固雖天災實關人事良由臣巡撫  
失職所致况河南地方連年水旱加以荆襄盜起軍勞  
征調民困轉輸今年起運稅糧買辦物料多於往年又  
遭此蝗蝻之災軍民何以聊生伏望將臣罷黜別選賢

能代理仍乞去奢崇儉除祭祀軍需之外一應不急之務悉從停止庶幾天意可回災沴可弭矣。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翱以疾篤乞致仕從之遣太監黃高賚敕諭賜白金三十兩織衣一襲寶鈔三千緡虜寇榆林參將湯孔勛力戰死之。

八月英宗睿皇帝實錄成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劉定之主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

乙未夜火星犯壘壁陳東方第一星。

禮部尚書姚夔言朝鮮進海東青非故事乞下詔自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進從之。

以周洪謨爲南京國子祭酒。

召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項忠署都察院事。

九月召巡撫宣府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

左都御史李秉同武靖伯趙輔督兵討建州女直破之獲其酋董山等二百餘人誅之。

虜破開城縣知縣于達教死之徙其縣於固原。

侍讀尹直請萃成 聖朝儀文法制集爲全書 上是之

十月刑部主事袁潔言請沿河州縣雜辦正徭止出十分之二下戶部議從之

潔言自通州抵儀真沿河人民編定夫甲拽送官船每歲自冬月河水之外晝夜不息民遭重困自就流離請自今沿河州縣雜辦正徭但出十分之二餘派不當夫

役之處。則勞逸適均。而民得安業矣。

詔起復翰林。丁憂。修撰王獻獻乞終制。許之。

左庶子黎淳乞兼翰林之職。詔不允。

召提督遼東軍務左都御史李秉還掌院事。

提督貴州軍務兵部尚書程信同襄城伯李瑾率兵討山都掌蠻平之。進兼大理寺卿。

程信至永寧。自督大軍入金鷄池。又分四路。兵期會于大海。將士依其方畧。用神銳勁弩。夾攻賊。不能支。連破二十餘寨。獲銅鼓數十。斬首五十級。生擒二十餘人。賊走入深洞。命軍士以土石窒其門。以兵圍之。月餘。賊死洞中。臭聞十餘里。又陰察九姓土獠之附于賊者。還師。

撲之。未及一載，都掌悉平。又布置衙門邊事以定。凱還。兼進大理卿，有白金綵幣襲衣之賜。

命副總兵都督韓斌防守遼東。

南京司禮監內官家人阮權盜南京太宗神御珠冠金盆等物，事覺伏誅。

亂加思蘭寇大同，平胡將軍撫寧侯朱永帥師禦却之。以江西左布政使林鶚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鶚初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己意出入於法，乃正之以律，多所平反，廣信民安傳。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卽榜喻之。且戮其魁，其怪遂息。又嘗以歲飢，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

爲娼。遇嶺南洞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稱良方面者必首歸焉。

副都御史林聰以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

十一月致仕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卒。贈太保。諡忠肅。

翱直隸鹽山縣人。永樂乙未進士。清心寡慾。方嚴質直。循守禮法。不尚文藝。久在邊方。一惟鎮靜。及典銓衡。門無私謁。明於知人。進賢惟恐不及。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不改於舊。沒後家無餘貲。人謂其清白之節。雖古名臣何以加焉。

以左都御史李秉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移直隸武進縣。小河巡檢司於孟瀆河口。

孟瀆北通大江。唐元和中。刺史孟簡所開。議將通漕。及出洋多羅。覆溺且大盜出沒。遂塞爲細流。至是復移置巡檢司以關防之。

復兵部郎中沈敬官。

敬嘗被石亨等誣與于謙等迎取外藩。謫戍邊。至是事白。

荆門州學訓導高瑤上言。請追加郟王廟號。下禮部議之。瑤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旣北狩。皇上方在東宮。虜薄都城。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郟王繼統。國無長君。則徇亂何由而平。鑾輿何由而還。迨夫先帝復辟。其含天之功。以爲己力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隆

祀未稱曲禮。伏望特勅禮官集議。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

十二月翰林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景上言論上元張燈詠詩非盛事。上怒杖闕下。調懋知臨武縣。仲昭知湘潭縣。景判桂陽州。

時朝廷以明年上元張燈。命翰林詞臣撰詩詞。懋等上疏以爲。陛下張燈之舉。或者兩官在上。欲極孝養。然大孝在乎養志。豈以張燈爲樂。况今兩廣四川遼東賊情難測。北虜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亢旱數千里。民不聊生。雖蒙優詔賑卹。而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宵旰焦勞。不遑暇食之時。兩官母后同憂天下之日。



至如翰林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鄙俚不經之詞豈宜進于君上固不可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取侮慢不敬之罪。伏望將烟火之事一切停止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庶幾兵戈可息百姓可安其爲孝也大矣。疏入。忤旨。命廷杖調外任。

左庶子黎淳奏訓導高瑤請復景泰廟爲妄言從之。

初禮部等衙門會議高瑤所奏追加景泰廟號事。僉謂邨王繼位六七年間行事具在實錄其廟號非臣所敢輕議請自上裁。左庶子黎淳奏曰。正統十四年八月冊立陛下爲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邨王卽帝位。改元景泰。緣陛下爲皇太子在前。邨王卽帝位在後。

事理有碍。至天順元年正月。先帝復位。欽遵聖烈。慈壽皇太后懿旨。仍以景泰爲郕王。詔告天下。人倫正。天理得。而名正言順矣。高瑤建言。乃欲加郕王廟號。臣惟朝廷旣立皇太子。則異時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羣臣又立親王爲天子。則前時所立之皇子。將何爲哉。若曰。主少國疑。四方多事。周成王之時。姬旦實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居天位。若曰。神器久虛。不可無人。共和之際。周召皆王國之懿親。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皇太子爲君。親王爲臣。天經地義。民彝物則。截然一定。而不可易也。今多官會議。依違苟簡。畧無定見。猶欲煩瀆。聖聰。豈臣愚之所能喻哉。又云。陛下卽

位之初。有罪羣邪。寒心破膽。及見商輅復職內閣。然後欣然。自以爲得計。又皆私竊效慕。希求進用。彼小人者。但欲得官。豈顧貽患。臣謂高瑤非欲尊禮。郕王特爲奸邪進用之地。此必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踈遠。安敢妄言。上誣先帝之明。使後世視爲口實。今之議者。亦豈可不察乎此。隱忍曲從而煩。陛下之議哉。疏入。上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俱不必行。

巡按江西御史趙敵奏。江西飢荒。乞容留兌軍米以備賑濟。并停免今年鹽鈔。下戶部議行之。

敵言。近往所屬巡歷。百姓群訴。今歲旱傷特甚。不能聊生。乞勅戶部定議。請將兌軍米容留本布政司六十九

縣倉分上納以備賑濟各衛所運糧官軍遇此凶荒宜暫休息每年徵收戶口鹽鈔多被包攬刁徒賄鴿吏胥同里甲下鄉逼迫貧民子女牛畜田地房屋準折變賣今遇飢荒愈加無措不免逃移請將今年鹽鈔通行得免戶部覆奏俱從之

以河南左布政使楊璿爲戶部右侍郎

戊子成化四年正月壬戌朔

改湖廣臨武縣知縣章懋爲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湘潭縣知縣黃仲昭爲右評事桂陽州判官莊景爲南京行人司副

時六科給事中毛弘等上言元宵張燈誠 皇上奉兩

宮之孝心童懋等輒肆已見過爲言論亦竊效因事納諫之意蓋以天下災荒北虜窺伺兩廣徭獍未寧四川苗蠻爲梗無非欲 皇上常存敬畏制治保邦耳古人有言曰君明臣直今懋等敢言直諫實由 皇上聖明有以致之既不容納其言而又改調外任恐遠近流傳於從諫之美不無少妨也伏望將懋等從宜處之豈惟慰人心息物議而於國家大體亦未必無少補矣章上遂俱改調南京時羅倫已復南翰林修撰人稱爲翰林四諫。

二月壬辰朔日食

以水旱免直隸高郵州成化三年秋糧六萬五百七十石

有奇。馬草九萬五百餘包。

陞掌太常寺事禮部左侍郎李希安爲尚書。

希安起樂舞生。歷官至侍郎。用蔣守約例進尚書。本朝  
革中書省立六部分掌國政。尚書卽前代宰輔。而乃以  
雜流爲之。此景泰之失也。一時當事大臣不能執正。遂  
致因循。識治體者惜之。

改府軍前衛副千戶于冕爲兵部員外郎。

冕故少保于謙之子。以父功蔭武職。天順初。謙殺冕。戍  
邊。遇赦得還。至是自陳乞改文職。從之。

虜虜加思蘭殺阿羅出。立滿都魯爲可汗。

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爲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

等處流民。

陞刑部郎中何喬新爲福建按察司副使。

喬新任刑部陝西司主事。盡心庶獄。無大小必求其情。武靖農家婦牧牛于野。二戎卒驅其牛去。婦號而請之。不予。錦衣衛捕盜者執之。以強盜送刑部。議其罪。喬新曰。此白晝奪人物。非強盜也。律當徒。又有強盜舍逆旅。分所劫彩繒。遺主翁。事覺巡徼者。並主翁執之。以爲同盜。喬新訊得其情。曰。此與分贓耳。當與強盜殊科。司寇陸瑜喜曰。子慎刑如此。不愧乃翁矣。遷本部廣東。司外郎。錦衣衛隸廣東司。其官校恃衛親軍恣橫。冒禁。法司每優容之。喬新曰。法者天下之公也。有犯輒捕。泊不

少貸。繇是官校悚懼相戒不敢犯。修英宗實錄命各採摭事當紀載者。司寇特屬之。及上書史館。少保李賢閱之曰。紀實而飾以文。視諸司惟謄吏牘者大不侔矣。遷本司郎中。錦衣衛百戶有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歿其孫訟于官。指揮袁彬囑抑訟者。悉奪財產歸其孫。彬怒欲因事陷之。遣覘事者百端攬摭。卒無毫髮可指爲罪者。在刑部久。凡法比禁例具通其本末。陸瑜及侍郎周瑄程信董方皆重之。有大獄具必以屬。章疏當上者。輒使具草。吏部尚書古曹李秉知其賢。薦用之。

命祭宋丞相李綱于邵武府。



四月巡撫遼東僉都御史張岐以挾私生事。酷害邊軍爲軍士所奏。命給事中鄧山刑部員外郎周正方往按之。總督兩廣軍務副都御史韓雍上請廣東廣西各設巡撫從之。

雍以兩廣地方廣遠恐餘孽復生重貽後患請于朝願得文武大臣分其事而雍專理軍務。

命副都御史陳濂巡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巡撫廣西。禮部尚書姚夔率羣臣上災變疏。上嘉納之。

夔等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然此事自 陛下身上固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西山塔院勞民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

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府庫金銀絲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內局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勲勞不宜濫與官爵仍乞每日視朝之後依祖宗及英宗皇帝初年故事駕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衣服一言動悉依祖宗舊規以回天意又言持儉用人正家防微杜漸克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

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指揮申澄死之

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爲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

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從意乘時劫掠藏匿  
逋逃事覺有司捕之急會叅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  
馮傑復逼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  
石城者四面俱山峭望高數十仞西山嶺平可容數千  
人劉清領兵與戰不利陝西鎮守巡撫遣都指揮邢瑞  
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於城下申澄死之邢瑞遁逃官  
軍大潰遠近震駭

刑科給事中白昂以災異上言六事。詔下諸司處之。

一曰謹命令以全大信。二曰修治化以正流民。三曰禁  
科征以甦民困。四曰專委任以革民奸。五曰立期限以  
集庶物。六曰止虛僞以息刁風。

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謚莊靖。

文。江西廬陵人。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修飭。至是人皆醜之。五月。京師大旱。

禮部主事陸淵之奏大學士陳文乞惡謚。不從。

淵之奏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我朝祖宗尤重謚法。邇者大學士陳文。謚曰莊靖。美謚也。陳文何以當此。迹其平生貪穢彰聞。汚風大著。縱子爲惡。滅裂義方。謬居調元贊化之任。素乏經邦濟世之才。生旣逃于重

罰死又竊夫美名。殊失古人勸善懲惡之典。乞勅廷臣會議。更以惡謚。以服天下之心。爲將來之戒。上曰。陳文在時。人不言其過。沒後恩典已行。如何方來。許奏。山西按察司提學副使胡謚。請頒大明一統志于天下。下禮部議行之。

禮部乞于司禮監關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行。禮科給事中成實言。歲貢有事故。乞准次貢考補。從之。實言近禮部奏稱。該年歲貢生員。若已行起送。遇有事故。或過一年之上者。不許補貢。夫以堂堂國學。雖納馬納粟者。皆得肄業其中。何獨於此數人。不能容哉。乞自今。不分年月久近。准令次貢考補。庶使人材無所阻滯。

上命所司從其言。

詔順天府存恤孤貧。

先是給事陳鶴言京城內殘疾無告之徒朝夕哀號排門乞食。往往凍餓死於道路。乞救有司。添設養濟院。給以粟布。刑部主事薛祺亦以爲言。上命順天府收入養濟院。外來者給口糧送還鄉。官司存恤。毋令失所。御史謝文祥言大學士陳文乞加惡謚。上不允。

文祥言聖人制爲謚法。所以善善惡惡。以公天下。後世蓋賞罰之尤大者。近大學士陳文卒。正宜迹其行實之惡。加以應得之謚。豈期議者欲預爲已地。乃朦朧妄擬謚曰莊靖。夫睿通克服曰莊。慎以處位曰靖。蓋謚之美。

者也。陳文之爲人，天下所共知，以此謚之，豈惟不稱其情，俾繼之者，或慕而效之，敢於肆行無忌，則天下國家尚奚賴哉？乞敕有司會議，別選惡謚與陳文行實相稱者加之，使天下後世曉然知陛下之大公。雖於輔近之臣尚不少貸，則士氣振而公道行，善者勸而惡者懼矣。上曰：陳文既有過失，當時如何不言，而於其沒後始言，姑宥之。

詔建陽縣立祠祀先儒熊禾。

大學士彭時等言：廣東博羅縣儒學訓導游宣等奏，乞將先賢熊禾從祀，乞令禮部行禾原籍建陽縣立祠致祭，爲宜從之。

勅陝西副都御史陳价總兵寧遠伯任壽并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祿副都御史王銳叅將胡懜各率所部兵討土達滿四。

六月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岐有罪除名。

日本國通事林從傑等乞容便道省祭從之。

從傑等三人秦原係浙江寧波人幼被倭賊掠賣與日本爲通事今隨本國使臣入貢將還乞容便道省祭從之仍禁其勿同使臣至家及私引中國人通番如違聽有司治罪

尚膳監太監潘洪奏兩淮鹽運司積有餘鹽乞令其姪潘貴中納不允。



戶部奏言凡内外食祿之家不得中鹽以侵商利損邊儲。今洪所請不惟阻壞定制抑且啓在位逐利之心。

上曰朝廷存積鹽課以待邊用祖宗禁例食祿之家尚不許中。況内臣給事内廷凡所以養生送死皆朝廷爲之處置。又可損國課以益私家乎。其勿與。

以旱災免江西南昌等府衛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粮子粒凡二百八十八萬六千三百餘石。

甲寅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丙辰詔禮部會文武群臣議大行慈懿皇太后陵寢。

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禮。無可議者。梓宮當合。

葬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夔贊之曰此正禮也  
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無子且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  
別葬彭時曰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  
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  
諸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此事當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上御文華殿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  
面議上曰慈懿太后葬禮當如何彭時對曰只合  
依正禮行庶全聖孝上曰朕豈不知依正禮行是  
好但與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會議務要處得合宜商  
終曰外議洵洵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於聖德有  
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聖母有言亦不可

從也。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失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時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之心爲心。先帝待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於左。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指周太后也。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怒容。時因曰。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皇上申勸聖母。以終大事。上頷之。

大學士彭時等上言。慈懿皇太后祔葬祔廟不可易。上命禮部會群臣定議以聞。

時等言。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宮。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

今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皇上之初心也今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計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先帝同尊於陵廟自嫌二后並配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所生母薄太后然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宋仁宗追尊其生母李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禮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不合於禮

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况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碍且愈足以見二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此臣等所深願也伏望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禮部會文武羣臣議務合天理允協人心則天下幸甚又謂夫有出妻之理子無棄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議萬世言甚懇切

七月禮部尚書姚夔及文武大臣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科道等官集議慈懿皇太后祔葬祔廟如內閣彭時等議母后不從時等及夔等帥百官伏文華門號泣不起上祈請從之

夔會群臣議以爲宜與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  
裕陵慈懿皇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上答  
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請  
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  
日孝奉兩宮如一若此違逆致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  
於裕陵左右別選吉地安葬崇祭如禮庶幾兩全卿等  
其體朕意夔會群臣復奏大意云上所有者祖宗之  
天下當守祖宗之成法祖宗成法卽先皇帝與母  
后猶不敢違而況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皇上不得爲至孝當起敬  
起孝以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母后猶持不從則當

用尊無二。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羣臣再議。夔等言益切。謂或者曰。上爲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而厚於彼。殊不知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裕陵。並享太廟。略無輕重。何謂有薄厚哉。或又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無及。自咲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皇上繼統承緒。卽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復繼以危言。及羣臣伏文華門以待。上悉覽其

奏懇請於 皇太后。自巳至申。稍見從。遂出數奏。同辭批云。卿等所言。皆合朕意。合葬之禮。蒙允行矣。於是文武羣臣始退。

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謚曰孝莊皇后。

巳未夜。北方有流星青白色。光明燭地。自閣道旁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

御史謝文祥劾尚書姚夔。濫舉都御史張岐。降南陵縣丞禮部尚書姚夔。乞貸御史謝文祥不允。

夔言。頃者謝文祥言臣濫舉張岐。獲罪。是朝廷因臣而罪文祥。此臣之罪。乞貸文祥。俾圖自新。仍乞罪臣歸田。里以謝言路。詔以文祥累肆狂妄。故罪之。非爲卿也。



不允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乞宥御史謝文祥不允

昂等言文祥論奏事情不實誠爲狂妄若或因此而遂加竄逐則居言責者由此而解體乞赦之以來忠言

有星孛于台斗

總兵任壽等率官軍討土達滿四敗績都指揮費良死之  
寧夏兵先至陳价與吳琮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  
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卽出駕架梁  
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出迎請降時軍餘馮  
信最知賊情隨對陳价言曰賊雖誠僞叵測然我軍夜  
間未息臨晨卽行且乏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

彼意退兵。徐議攻討。吳琮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遂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兵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梃而鬪。官軍遂敗。任壽、吳琮俱退保東障。陳价欲自殺，左右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兵猶有被圍在山者，皆棄之而歸。盡死於賊。賊遂乘勢猖獗。凡係土達俱逼入城，而於靜寧州大路虜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匹，糧米不可勝計。時兵部主事閻讓催兵至固原，具奏以聞，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益震。

逮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价總兵任壽、吳琮都指揮劉清、馮傑、下錦、衣衛獄。

巡按江西御史趙啟言。江西刁民捏告有司。乞行嚴禁。下都察院議行之。

啟言。江西健訟。有司官稍不順情者。動輒捏詞告害。其風憲官之忠厚正大者。必先察其賢否。以爲行止。其用意深刻者。惟欲張威干譽。不復顧惜人才。一槩逮繫。甚至刁民自知所告不實。潛行遠避。致將被告者。又稽不結。受害殊甚。誠恐各處亦有此弊。請嚴禁之都察院議。啟言有理。洞悉人情。宜行各處。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今後按臨所屬地方。務先詢察官員賢否。體訪事情虛實。不許逞威肆暴。一槩凌辱。則賢否庶有分別。而詞訟得以少息矣。

戶部尚書馬昂被劾乞罷不許。

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胡深等言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勅令多官會議陵廟之事昂因事有難處託病不朝却在部管事方衆論未定則竄身苟視以爲得計及 睿斷已頒則覲顏入朝恬不知愧似此不忠不孝之人難容於有道之世且昂受濟寧知州于靜媿女及受西僧劄巴寶賂乞下法司明正其罪 詔不問昂上奏自辯言給事將臣辱罵比之犬豕乞放歸田里 上曰言者過實朕知之卿當盡職不准辭

陞御史趙致爲江西按察使。

致巡按江西將代值歲旱荒戶部請勅致賑濟候事竣

代之江西士民多上奏懇留遂有是命。

御史楊琅等乞宥御史謝文祥不從。

琅等言文祥一小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乞霽朝廷雷霆之威曲湯保全以昭納諫之美作敢言之氣詔文祥徇私植黨姑從輕降用若更奏擾皆不宥。

命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率京營及延綏寧夏甘涼等處軍馬一萬三千征勦固原反賊滿四。

兵科給事中陳鉞等奏供應宮掖貨物依時價兩平交易不許強奪下戶部議行。

鉞等奏光祿寺遣人於街坊市物不復計直槩以勢取

負販者不幸遇之輒呼號痛哭如被劫掠臣惟國家富有四海凡光祿寺所供用者既有天下州郡歲辦之額又有上林苑監進納之數昔皆足用於今何獨不然若非官掖間宣索過額必是供應者侵漁妄費伏望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艱自今上用之數務從節約嚴防供應之人不許侵漁遇有買辦依時估價兩平交易如仍前強奪許巡城御史訪察治罪

八月襲封衍聖公孔弘緒以先聖廟御製碑亭修造畢奉表謝

刑部奏以辦事進士丘俊等與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候遇缺選用從之

癸巳辰刻京師地震有聲。

順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史俊等一百三十五名。

應天府奏鄉試取中式舉人賀恩等一百三十五名。

起南京大理寺卿守制馬文升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時土達滿四倡亂特起用之。

甲午夜月犯房宿南第二星。

詔土達滿四叛逆停陝西布政僉子俊等俸。

兵部奏余子俊等俱職居方面不能撫綏防範以致土

達滿四叛逆及與總兵任壽進兵又不能運籌畫策以

致軍旅喪敗皆當究治上然之。

九月庚申祔葬孝莊睿皇后于裕陵。

癸亥夜。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變爲彗星。授貴妃萬氏父貴爲都督同知。兄通錦衣衛都指揮。

初天順間。宮人萬氏侍。上於東宮。及上卽位。冊爲貴妃。專寵居昭德宮。父貴爲諸城縣吏。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授錦衣衛都指揮。恩寵隆赫。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爲同宗。陰使婢僕結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希進者。羣趨通門。劉吉亦附之。

大學士彭時以彗星見。乞罷免不允。

時言。比年以來。地震水旱相仍。民不聊生。邇者彗星復見。災異尤甚。皆臣下不職所致。乞賜罷免。上曰。朕自修省。所辭不允。



吏部尚書李秉等以彗星見俱引咎乞免不允。

大學士彭時上修省疏。

時因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庭大政固所當先。而  
宮中根本猶爲至急。凡女子年過四十則無子。雖有所  
生亦多不育。諺云子出多母。今宮嬪數多。宜生子亦衆。  
然數年無一生育者。必愛其所專。其所專者。必過生育  
之期故也。伏望舍其舊而新。是圖務正名分。均恩愛以  
廣繼嗣。爲宗社計。則人心安而災異息矣。又言黜陟人  
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各陳弊政。下  
所司擬行之。

元等言竊見今春以來災異迭見近日彗星又見于東方。光拂台垣。人心恟懼。皆陰盛陽微之徵也。臣聞君之與后。猶天之與地。不可得而參二者。外間傳聞陛下於中宮。或有參二之者。姚夔嘗以爲言。陛下謂內事朕自處置。屏息傾聽。將及半年。而昭德宮不減。中宮不增。宮牆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於愛專情一之所。而不求子孫衆多。以固國本。安民心哉。伏願思祖宗傳體之重。明伉儷之義。嚴嫡庶之分。使陰陽各歸其分。日月相並。而明宗社萬年之基。將在於此。又言。四方旱澇。民困日急。盜賊日盛。荆襄流民所

在劫殺人心搖撼且君者民之父母也子有飢寒疾苦  
父母必爲之寢處不安今陛下作民父母覽民飢之  
奏不蒙省懼尚循故事付部施行尚書馬昂等凡遇奏  
報視爲汎常持尋常活套之言爲終身經濟之策是猶  
子訴飢寒爲父母者若不聞彼若棄父母而不顧則何  
處之乞罷征税之務發內帑之財遣官賑濟又言朝廷  
於僧徒過於信待每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  
益之齋醮而西番割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隆  
厚出乘樓轎導用金吾乞革去法王等號發回本國追  
回賞賜以賑濟飢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齋醮又言天  
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俱困矣蓋因賞賚無

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懺。或填寫佛經。或爲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又言大臣者。君之冢子。而羣臣則衆子也。若冢子懷奸。衆子効尤。爲父者恬不知治。則國家必敗矣。今兩京文武大臣多奸貪蒙蔽之徒。陛下勿謂其位高而不忍遽去。勿謂先朝舊臣而暫且寬容。宜令自陳休致。以全大體。貪戀不去者。令科道糾舉。而臣等濫居言路。無補於時。亦望賜罷歸。以戒不職。十三道御史康永韶等亦以爲言。上曰。所言有理。宮中事朕自處置。其餘所司卽擬行之。

西天佛子劄實巴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地爲寺田仍

乞宛平縣民爲佃戶。上許之。

戶科左給事丘弘覈其妄請之罪。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刑部郎中彭韶因星變陳弊政不報。

疏言未終者四事。以爲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后家相等。此陛下正家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希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權。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

所請輒從。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更以曷日後之恩寵哉。此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

御史胡深等劾商輅程信姚夔馬昂乞罷黜不從。

深等六人言邇者天出彗星示鑒。皇上兢惕不寧。臣等亦皆憂畏。已畧陳愚衷。詔議行之。竊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今日雖云上下修省。亦徒爲虛文而已。未得弭災之實。伏望皇上總攬乾綱。凡大賞罰大機務。斷自宸衷。毋令左右竊以市恩。如兵部左侍郎商輅。乃先帝親擢。恩幸無比。當皇上在青宮。邸邸密謀。廢立。彼以內閣大臣。畧無一言正救。方且自圖富貴。徇其邪謀。是乃賣國之姦也。兵部尚書程信。頃承朝命。督師四川。聽囑權豪之子弟。多分首級以報功。禮部尚書姚夔。用私滅公。貪財贖貨。比因度僧。受銀鉅萬。故京師有反賊。

劉千斤。賊官姚萬兩之謠。戶部尚書馬昂不學無術。妨  
政害民。納餽送之女。結勢要之人。四方水旱。賑濟無方。  
三邊軍餉。調度無策。凡此數人。皆足致變。乞賜顯黜。用  
答天意。上曰。如今急切用人之際。豈宜求備。所言不  
允。翌日早朝。兵科給事中黃旻等三人具疏於御前面  
進。上曰。進疏自有舊規。旻等紊亂朝儀。本當治罪。姑  
宥之。

尚書姚夔程信侍郎商輅乞休致。不准。

尚書馬昂乞致仕許之。

辛未。祔享孝莊睿皇后神主于太廟。

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請乘機襲毛里孩復河套。下兵部會



議非計從之

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擾今歲亢旱飢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勅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勅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為客而我為主以客就主以逸待勞一

也。自恃強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驅馳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略，欲守則飭兵力，毋祇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今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敕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

丁丑昏刻。彗星犯七公等四星。

御史左鈺言請發遣番僧不報。

鈺言比者科道因星變陳言欲革番僧名號。陛下謂所言有理。及吏部欲行發遣。陛下又謂恐失遠人之心。臣以爲陛下不忍失遠人心。乃忍失邇人心乎。乞發廷臣計議。

翰林檢討張頤上言八事。下諸司知之。

一曰溥恩澤以廣後嗣。二曰求賢才以善治理。三曰開言路以達遁情。四曰接群臣以察庶政。五曰罷冗食以蘇民困。六曰節賞賚以豐財用。七曰擇將帥以卹邊軍。八曰去異端以崇正道。

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喬新奏免福安寧德縣銀課。命減之。

二縣銀鑛久絕。有司責民供輸。民多破產賠納。奏上。戶部議減三之二。

壬午昏刻彗星入天市垣。

京師地震。御史康永韶奏考察兩京官。命吏部都察院會各堂上官考察。

命會官廷鞠給事中董旻等二人。御史胡深等六人。各罪擬贖杖還職。

先是旻等以彗星見。各上疏請罷商輅姚夔程信輅等。不自安。各上章求退。夔奏多詆言者。於是旻等復言輅。

等求退之章皆有欲進之意飾非強辯決當罷黜而攻夔尤切上變怒命錦衣衛三法司執旻等廷鞫之會御史林誠又言臣近劾商輅當郝邱易儲之際不能正救今復起用不合人心上曰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朕用商輅有何不可而屢奏擾亦命廷鞫

十月吏部尚書李秉等奏該選監生考身言書判以別去留從之

秉等奏近雖兩奉詔旨監生有不能出仕願告回者與冠帶閒住柰監生中甘於恬退者少本部記名聽選者見有八千餘名逐年起送到部者尤多於聽選之數先後積滯賢否混淆其間衰老者銳氣已消庸懦者素志

不立。一旦授以府州縣官，不免漁獵營家，欲有司得人而民受其福，難矣。茲欲將該選監生考選身言書判四事俱可取者，居優等選用，或三事或二事可取者，量才授任，其俱無可取，而年貌衰老者，依詔書例，令冠帶閒住，則任用得人，而選法疏通，人才不至於壅滯矣。史部等衙門尚書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待罪。上宥之。

上曰：爾等常以勤政爲言，及朕視午朝，却又怠惰，既認罪，姑宥之。

以楊鼎爲戶部尚書。

進直內閣彭時改吏部尚書，商輅爲兵部尚書，劉定之改

禮部左侍郎兼官仍舊。

以薛遠爲戶部尚書總督京儲。

給致仕禮部右侍郎倪謙誥命。

謙子編修岳考滿例得推恩吏部持之不可岳奏自陳  
李秉言謙先任學士曾犯賊罪充軍原授誥勅俱已追  
後雖遇赦致仕終係犯賊之人例難推封上曰謙因  
子推恩其與之不爲例

史科給事中毛志劾李秉等考察不公乞明正各衙門堂  
上官欺罔之罪不從。

志言邇者京師地震妖星示警御史康永韶等奏稱兩  
京官員宜從公考覈以消天變奉旨著吏部會同各

堂上官考察各堂官當念陛下克謹天戒以遵常憲却乃朋奸欺蔽虛應故事如戶部郎中邊永以六十有五被黜而年過於永素行不端如蕭繼者尚留工部郎中董成以有疾被黜而久病曠職清譽無聞如彭尚者猶在主事陳瑾行人馬桓貪名素著此而可恕人將效尤乞將府部等衙門堂上官曾預考覈者明正其罪以爲大臣欺罔之戒詔考察事已處置矣但今後諸司官考滿吏部都察院務嚴加考覈

伏羌伯毛玉攻叛賊滿四力戰死我軍遽退都御史項忠卽陣斬一千戶以殉衆乃定。

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洶洶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



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類此乃不待援至卽以師據賊水草坐困其勢朝廷尚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卽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章者惡忠異已各煽浮言

甲寅彗星犯天屏西第二星。

兵部奏請命撫寧伯朱永率京軍四萬討叛賊滿四大學士彭時止之。

兵部以賊乘屢勝恐劉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以京軍四萬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

閣彭時知賊可平。嫌其張皇。欲止之。擬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窮困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慮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爾時廷臣群然附和。以爲京軍不行。必失關中。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曰。觀項忠䟽曲折。保無虞也。衆猶未言。

順天府學生馬璞痛父貞從征滿四死于賊。上章乞同兄

三  
五  
四  
一  
日  
六  
二  
六  
瑤往討賊爲父復讐。上憐其志，命馳驛而往。

南京十三道御史楊智等劾成國公朱儀、南京兵部尚書李賓、吏部侍郎章綸、刑部侍郎王恕、工部侍郎沈理、大理寺少卿金紳。命禮部侍郎葉盛、刑科都給事毛弘往按之。

智等言妖星示警，災異迭至。自非君臣恐懼，進君子，退小人，不足以盡應天之實。大臣如南京守備成國公朱儀、兵部尚書李賓，俱以猥瑣之才，濫膺根本之寄。吏部右侍郎章綸，從事先朝，雖有可取，及任吏部以來，功名大損。如子玄應，冒京衛軍餘，僥倖薦書，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刑部右侍郎王恕，不顧名節，託本部郎中黃紱

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爲繼室。以大臣而偶失節之嬖工部侍郎范理外似純朴，內實奸貪。大理寺少卿金紳背公營私，詳駁失當。伏望嚴加黜責，庶可以答天戒，安人心。南京兵科給事中朱清等亦以爲言。

十一月戊午彗星滅。

南京吏科給事中王讓言：南京戶部收糧肆害，并法司處決重囚過刻，下其言于所司知之。

都御史項忠、馬文升等督兵進攻石城，擒反賊滿四等捷。聞且止援兵，有敕獎諭，并賞羊酒犒勞。

忠等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彼漸有欲降者，忠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於是賊中脅從之。

衆相率來降。獨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餘戰。皆卻之。值滿四夜使愛將楊虎狸者。出營遠汲。被擒。忠先揚言斬之。虎狸乞命。仍諭之順逆。許以不死。解所束金鈎賜遣之。約爲內應。以故滿四卒爲虎狸所賣。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

石城反賊復立平涼。達官鎮撫火敬爲主。拒官軍。都御史項忠等復率兵搜山。盡殄之。

忠令各營遣夜不收數人。值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追。蓋欲散彼之黨。使易成擒。劉總戎議欲任城中餘賊。皆散去。勿追。項忠與馬文升議曰。賊自叛逆以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

意即又叛矣。終爲陝患。論法不可恕。乃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發諸營兵捕之。斬首數千級。惟滿四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逃去。詢其黨滿洪云。能熟知青山洞。用火薰之。方就擒。併獲其家口百餘。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人。盡分給官軍。止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候取用。文升與忠議曰。石城之險。非盡夷前後所築城垣。恐有叛者。必據此爲巢穴。遂令萬人悉平之。

十二月丁亥朔日食。

都御史項忠等率諸營軍馬回固原。

召南京太常寺少卿陳俊爲戶部右侍郎。

虜寇榆林。

巡撫江南都御史邢宥修復運河壩閘。

先是正統初巡撫周忱經理運道於武進奔牛呂城設壩閘俾漕舟由京口出江最稱便利迨景泰間壩閘漸頽以致水道淤淺有議從蔡涇孟瀆出江者因迫海洋漕舟多覆溺且難盜因之出沒天順己卯巡撫崔恭請從周忱故道增置五閘至是宥委常州府知府卓天錫成之。

詔定中書舍人陞進分出身資格。

中書舍人黃瑄等奏稱本朝置中書舍人紀錄綸命書

寫誥勅在朝爲近侍之臣。永樂宣德間，皆以進士舉人爲之。陞擢亦異。比年來，有由勲舊錄用者，有由技術乞恩報效者，猥以白丁冒居清秩。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請自今除中書舍人，一如永樂宣德間例，下吏部覆奏。從之。仍定陞進之格。進士舉人出身者，陞員外郎主事。其他光祿寺署正著爲令。

雲南道御史戴用言六事，下所司議之。

一勵實行，二精考察，三公薦舉，四均爵賞，五弭盜賊，六革宿弊。上曰：勵實行，朕自處置。今後兩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簡除。方面官，照正統年間例保舉。餘付所司計議以聞。



御史劉璧合諸道力詆戴用所言非是請歸推舉之柄於吏部不報。

戶科給事中彭序上言十事。上命所司知之。

序謂保邦之事莫先於端身心以立治本。崇儉約以厚民生。審時政以急先務。却虛名而修實行。簡大臣以固根本。勸節義以敦風化。臨午朝以諏治理。謹門禁以防不虞。時稽考以通選法。清版策以均徭賦。制治保邦莫此爲要。弭災消變莫此爲急。

降御史邵有良爲四川蒲江縣知縣

時有良巡視光祿寺以光祿寺費出無經諭所司具報實數署吏遲之不報有良杖之中官回保素惡有良執

法誣奏有良報各官日用之數事涉不敬。上大怒命杖之調外任。

旌表福建上杭故民邵縉紳妻陳氏縉縵妻黃氏貞烈。

巡按福建御史涂棐言正統十四年鄧茂七作亂攻上杭縉紳兄弟俱避難遺二婦奉姑時陳氏年二十黃氏年十九同匿金山崑穴間爲賊所執欲犯之二婦給曰幸存殘喘過河入人家可從賊信之促之行二婦附姑耳語曰我等寧死不受辱因灑淚各抱兒以行至梅溪渡俱投水死越三日三屍浮出兒尚在抱人咸悲之。

巳丑成化五年正月丙辰朔。

乙丑夜月犯五諸侯南第一星。

官軍捕附滿四賊首毛哈刺亦傳首至陝。未殄。土達悉令本分耕牧。

都御史項忠奏處置石城事宜從之。

忠奏石城迤北古西安州添設一千戶所。除官撥軍防守。又以固原千戶所改爲固原衛。奏選指揮等官苗鳳等七十餘員理衛事。復添設兵備僉事一員。舉鞏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項忠等遂班師。

任壽吳棕陳价俱謫戍。劉清馮傑伏誅。

命禮部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體勘南京考察庶官。應否來聞。

南京吏部侍郎章綸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明會各衙

門掌印官。考察庶官。繪明各徇意見。奏罷官九十六員。  
上曰：既會官考察，何以掌印官不同僉名？事有未當，宜  
令侍郎葉盛都給事中毛弘將今歲考過官再從公體  
勘，應否來聞。時盛弘奉勅往南京按他事，因以命之。既  
而繪又訐奏。上亦命盛等併勘。

己巳夜月入鬼宿，犯積尸氣。

刑科給事中蕭彥莊劾吏部尚書李秉任情行私，大罪十  
有三。命三法司會多官議聞。章秉太子少保，令致仕。

秉自科道合舉，掌吏部侍郎崔恭尹旻咸不悅，事多同  
異。其科道劾姚夔商輅程信馬昂皆謂秉主之。夔等共  
銜之。至是黜朝覲官甚多。彭彥光彭寅以姻戚僉事鄧

秀劉倫正皆與黜。竟怏怏。崔尹二侍郎又日夜露乘之。短於相知者。給事中蕭彥莊因具劾之。疏下多官會勘。二侍郎對欵承伏。且曰。吾二人嘗諫。如不聽。何刑部尚書陸瑜會六部等衙門議。秉銜直沽名。顛倒選法。詔曰。秉有負任使。革太子少保令致仕。其所言暗結年深。御史仍命彥莊指實回奏。學士陳鑑送秉詩。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稱誦焉。

逮給事中蕭彥莊。御史劉璧馮暉。吳遠。康永。韶。刑部主事吳智。下錦衣衛獄。

彥莊奉旨指名。懼構怨遲疑。有旨切責。乃指劉璧馮暉。吳遠。以嘗上書請歸。推舉之柄于吏部也。及布政丘

陵憾彥莊見劾褫職亦許彥莊使山西。嗔奉承不至。誣劾已。并吳智亦許永韶俱逮問。彥莊降驛丞。壁暉遠降州判。智調通判。永韶調知縣。

陞吏部左侍郎崔恭爲吏部尚書。

科道直秉者。喧訕大理卿王際嚮意冢宰。并內閣彭時聽彥寅等譖。因嫉彥莊合計罷秉。彭內不自安。稱病。侍讀尹直請閣臣商輅急以崔恭補冢宰。庶懾科道北人之心。以解王彭二公之謫。商諾。翌日補恭。恭又托尹直轉旻改盛。

戊寅月犯心宿。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劉珣侍講

學士劉吉主考賜宴于禮部。

撤棘取費閭等二百五十人。

總督陝西軍務都御史項忠奏固原迤北添設一衛從之。忠奏固原地方止于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癸巳。曉刻金星犯牛宿。

日本國使臣回還。捏稱海上遭風。喪失方物。乞給價回國。不從。

禮部執奏不可與且欲治其通事閻宗達教誘之罪。宗達本浙江奉化人。先年逃入海島。今隨使來朝。上曰。宗達且不究治。若再反覆。族其原籍親屬。

丙申夜月犯木星。又犯鬼宿。

令原來伴送外夷人管束外夷。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山東濟寧人李獻奏外夷朝貢經過者擾害有司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事下禮部覆奏。謂不必遣官。故有此令。

反賊滿四檻送京師伏誅。

勅陝西巡撫馬文升等撫綏土達。給衣糧農具。



時滿四平後其餘黨反側未寧。巡按御史江孟綸以爲言。故勅文升等撫綏之。

宥王恕范理金紳章綸等罪。

初南京科道因天變劾恕等。上命葉盛毛弘往南京

按之。俱得實。奏請區處。事下刑部尚書陸瑜覆。章綸縱子冒籍入試。事在革前。宜行禮部改正。王恕不惜名節。范理行事欠謹。金紳叅駁失當。乞宸斷將各官或調用。或罷黜。逮問。上曰。王恕范理金紳事亦革前。并宥之。賜廣西田州府土官知府岑鏞誥命。

先是李賢等以丘濬條陳事宜。土官起兵殺賊。功成之日。重賞給誥勅。至是總兵趙輔等奏鏞竭誠盡忠。願兵

當先功。勇可嘉。宜給以誥命。吏部覈實覆奏。從之。

大學士彭時等奏。衍聖公孔弘緒貪淫暴虐。命繫之。

時等言。弘緒宜置之法。但弘緒爲先聖嫡孫。今宜從厚。伏望念先師功德在萬世。律有八議。弘緒正合應議之例。上曰。弘緒罹法。殊玷家聲。卿等欲彼散行就逮。雖非所以處弘緒。而於待孔氏之道。則得矣。其繫之。

戶科給事中彭序言五事。上嘉納之。

一端身心以爲治本。二從儉約以厚民生。三却虛名而務實行。四勸節義以敦風化。五臨午朝以諏政理。事下禮部覆奏。上曰。所言有理。係朕躬行者。自處其餘。所司舉行。

閏二月掌武學事國子監丞閻禹錫言三事。下所司議行之。

一古者學必有廟。受成獻馘。示先禮義而后勇武也。今本學餘堂數楹。乞勅所司改爲文廟。庶學者觀瞻。知禮先勇後之義。一兵部事例。內外武職。舍餘薦舉。至部試。有弓馬策略者。署陞官職。今本學應襲子弟。如薦舉事例。亦試藝量陞。庶幾人知所勸。一天下各府州縣學生。學無成效者。例爲民充吏。追糧。今本學生。皆膏粱。綺之裔。糜費廩祿者多。潛心韜略者少。乞勅所司。每歲終考試。入學二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計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庶幾人知所警。

己未雨霾。天氣昏蒙。黃塵四起。

夜月犯昴宿。

大理寺評事申安言旌典必待考滿。下吏部議行之。

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今撫按官於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未必廉能。如紹興知府吉惠先爲上虞知縣。以旌異而陞。今貪酷百狀。一郡之人奚罪焉。乞詔大臣議。自今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矣。下吏部覆奏。從其議。

癸亥夜月犯積薪及木星。

甲子夜月犯軒轅御女星。

興化知府岳正乞致仕許之。

正字季方順天府灤縣人以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陞春坊贊善剛方正直與俗不群英廟復辟王翱薦入內閣參預機務極言曹吉祥石亨怙寵作威福曹石憾之適承天門災詔正視草有自責語曹石遂指誣謫貶欽州同知因母老未卽行囑行事者發其遲滯復逮錦衣獄備拷掠謫戍鎮夷吉祥等敗旋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帖黃李賢惡之出知興化府至是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正豪雋負氣博學多才慨然欲樹功業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平竟顛蹶不偶或謂正浚恒起凶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爲幸矣蓋

不滿之意云。

己卯日變白土霾四塞。

禮部侍郎葉盛等奏勘過南京侍郎章綸都御史高明考察事。命俱宥之。

禮部議南京會官審錄坐次從之。

禮部奏本部右侍郎葉盛奉命體勘南京吏部右侍郎章綸所奏南京六部堂官與六科給事中會官錄囚坐次議得南京法司審囚之日給事中與公卿並坐誠有未安但因仍之弊已久宜禁革將來查得在京法司凡遇會官審錄重囚俱於承天門東西分爲四行列坐公侯駙馬伯列於東班前行都督等官列於東班後行尚

書都御史侍郎等官列於西班前行。通政司大理寺佐貳官并六科掌科事給事中列於西班後行。及會議民情俱於闕左門東直房中序坐。尚書左右都御史等官列於上坐。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照席對坐。通政司叅議大理寺寺丞等官列於東旁。六科給事中列於西旁。俱有序次。南京法司衙門會官乞如北京坐次。今宜依盛等所擬移文南京文武衙門遵守。

癸未夜廣東瓊山縣雨雹大如斗。

三月敘平滿四功。陞劉玉左都督。項忠右都御史。馬文升王銳左副都御史。

廷策會試中式舉人賜張昇丁溥董越進士及第。張璵等

七十五名進士出身。張曉等一百六十九名同進士出身。命秀王主祭四陵。

侍讀尹直言往者兩大臣主祭。故陪祀者可分。王今徧詣四陵陪祭者尚可分耶。禮官愕然從之。

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喬新奏蠲興化府屬牛租從之。

喬新行部興化問民所病皆曰洪武初官以牛貸民耕而徵其租牛物故已久而徵租如故民以是病。疏以聞遂蠲其租。

刑科左給事白昂因黃霧之災上言六事不報。

大略謂陛下卽位嘗詔罷貢獻矣而貢獻不絕嘗罷織造矣而織造自如嘗禁權豪不得中塩矣不得求地



矣京城內外不得創寺觀矣。而皆不爲禁止。願守大信。勿以親倖而易其度。其餘亦皆當世急務。

四月。械正一真人張元吉至京。擬罪凌遲。下刑部監候處決。

元吉凶暴貪淫。專恣不法。前後殺人數多。莫敢控訴。有縣學生蔡讓。因巡按御史趙啟發策詢及民瘼。遂以元吉過惡條陳。啟亦未敢問。元吉益無忌憚。爲惡滋甚。其族人張留煥赴京具奏。上特命官勘實。械送元吉至京。更命法司會官廷鞫。元吉具服。刑部尚書陸瑜等奏。張氏遠祖道陵。主張玄教。其言無稽。天豈有師。謬崇其號。子孫傳爲故事。至援漢張良以爲所自出。迨宋以來。

加以真靜先生等號。猶未有品級。胡元入主中國。始有封爵三品。我朝革天師之號。止稱真人。延至於今。子孫爭襲。致成讐隙。今元吉所犯律。當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有當斬絞者。且其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世。宜絕其蔭。封以扶植正教。仍籍其族。而徭役之。無令印行符籙。以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革其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所擬。監候處決。自後有敢稱天師。印行符籙者。重罪不宥。

贈國子祭酒李時勉爲禮部左侍郎。謚忠文。

時勉先謚文毅。至是其孫頤奏。時勉歷仕四朝。曾効勤勞。請如吏部侍郎曹鼐例。改謚加贈。上曰。時勉在先

朝直言敢諫。毅不足以盡之。改謚曰忠文。

辛巳。皇子生。

賢妃栢氏出。禮部奏春秋書子同生。重國嗣也。

巡撫都御史馬文升奏勅撫安土達。

文升親詣固原。檢其戶數。拘其老者。面諭以生生之樂。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爲亂。遂奏給復三年。以安其心。復榜示諭之。選丁壯千名隨軍。皆樂從。願効死力以報。後再奏復指揮滿疇官。陝西西安左衛帶俸。以絕後患。

五月。以吏部右侍郎尹旻轉左。改禮部右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

提督兩廣軍務巡撫都御史韓雍丁父憂。

吏部尚書崔恭以母喪去任。

南京大理寺評事張珏陳言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乞令後許本寺參問從之。

珏言大理寺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刑官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徇私意或動輒嚴刑以威平民因而誣服往往情罪不合迨及駁改而玩忽舊制恣意出入至於不可掩飾亦止於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參問本寺卿王槩復奏如議。

以原傑爲戶部左侍郎陳宜爲兵部右侍郎

命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安四川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兄子永昌養以爲後累遷至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內閣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歿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托貪賄爲事認萬貴妃爲同宗多結宦官爲內援朝臣無問賢不肖惟有內援者則揚用之。

陞侍讀學士劉吉爲禮部右侍郎仍侍經筵。  
詔備倭巡海等官禁防倭夷。

浙江定海衛副千戶王鑑言倭夷姦譎侵掠海邊見官

軍追捕。乃陽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嘗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回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乞勅鎮守總督巡海等官設策防禦之。兵部因言。邇者倭使清啓凌轡館僕。殘殺市人。迹實桀驁。鎧言誠當。宜移文倭使巡海等官。令督緣邊官軍。務振軍容。嚴斥候以防其效。

復元臣賽典赤廟祀于雲南。

元時賽典赤守雲南。興水利以溉田。崇學校以勸士。民德之。迨歿。廟食其地。國初平雲南。有司不廢其祀。迨正統間廢之。至是三司等官言其有功于民。宜在祀典。事下禮部覈實。請修廟復祀。從之。

鹽賊錢厚糾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倭倭都督僉事董覓擒之。

六月癸丑朔日食。

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

初李秉去。商輅欲薦夔。彭時欲薦玉璣。而尹旻又欲得之。相持既久。乃用崔恭。至是乃以夔代恭。

寧夏巡撫都御史張鑑受密勅撫安降虜。

虜自永樂來降。散置寧夏所屬地方。至是慮其爲變。命設法散處之。

河決開封。

七月己酉。曉刻木星犯軒轅大星。

南京兵部尚書李賓以九年考滿留掌都察院事改左都御史。

流賊李鬍子聚眾起漢中劫掠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率兵除之。

八月廣西道御史李瑛上言內庫課銀乞類解并軍器量徵折價下工部以舊制不容增損止之。

瑛言巡視甲字等庫看得各處解錢糧有數少而其來自遠者如四川儀隴縣解成化四年分生漆二斤五倍子十斤其直為銀四錢而間關道路凡四閱月其費將十倍請自今凡課程數多者許州縣徑解少則送府或布政司類解瑛又言臣觀內庫所藏弓矢動以億萬計。



其間弓之漆角解脫。矢之翎幹蛀蠹者。既多積於無用。而有續解者。亦惟取具文移。以致吏民並緣爲姦。弓矢多不犀利。有警何所資藉。臣請申飭所司。必使用心如式造解。仍於歲辦額內。量減十之一二。或取其直爲修整之費。或徵其材爲成造之資。庶上下材用不乏。而內外之姦弊可除矣。事下工部覆奏。以定制不容增損。惟命所司如式督造而已。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爲編修嘗

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構難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決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事必從公論而潔已勤事視昔有加。

戶科等科給事中李森等上言皇親指揮周或翊聖夫人劉氏強占民田上以待勘報區處諭之。

森等言昔奉英宗勅諭皇親多有強占軍民田地及投獻者悉發邊衛充軍當時貴戚罔敢犯法近給事中丘孜建請不許權貴奏求田地荷蒙聖諭俞允中外懽忻鼓舞今錦衣衛帶俸指揮周或翊聖夫人劉氏屢

蒙賜給田地今或又求武強武邑二縣地共六百餘頃  
劉氏又求通州武清縣地三百餘頃。陛下念及親親  
不忍拒之殊不知谿壑之慾無厭畿內之地有限小民  
賦稅衣食皆出于此一旦奪之何以爲生且入皇朝  
來百年于茲民生日衆安得尚有不耕閒田名爲求討  
實則強占乞勅有司仍將二家田地與民爲業今後敢  
有投獻奏求者許科道劾奏治以重罪則豪強畏法小  
民被惠宗社幸甚

九月命中書舍人解禎亮復職

禎亮故學士縉之子九年考滿時已六十八歲矣例不  
復用禎亮自言父縉在永樂間擢居內閣頗劾忠勤乞

仍舊職。上特許之。

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致仕。

按陳憲章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寧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遵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刑部郎中彭韶御史李琮卞錦衣衛獄。

初錦衣衛指揮周彘奏請武強武邑二縣空閑田地。事下戶部主事戴玉會巡撫御史黎福按視。因據民田籍

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爲餘田。得七十四頃有奇。或不滿復言於上。改命韶暨琮復按韶往不復步田。但言田皆貧民恒產。近於京畿之內。不當動擾以失民心。况土多瘠薄。尤當使民歲耕。培養地力。豈可從而奪之。且自劾不能丈田之罪。詔以田歸諸民。因責韶等邀名方命。昧大體。命錦衣衛逮治之。

李羅忽亂加恩。蘭寇延寧固原。

十月。以陳鑑爲國子祭酒。

徵士吳與弼卒。

按門人婁諒云。與弼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巍然有立年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學之傳。心慨慕焉。

及親明道亦嘗獵心。乃知聖賢之學可必。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收斂身心。身心沉潜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爲。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者二年。

十一月。逮文選郎中陳雲。員外郎劉恒。主事乙瑄。陳道。下錦衣衛獄。

初。吏訐雲等。命刑部問科道官。劾吏部尚書姚夔等。私昵屬官。刑部尚書陸瑜等。朋比故縱。并掌通政司事。侍郎張文質。停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爲計。上以雲等既下獄。夔等俱置不問。刑部以避劾涉嫌。乞調

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鞫之。既而都察院擬贖杖還職。命調雲等於南京部屬。其訐告吏孫慶等遣爲民。巡按廣東御史龔晟等上言。宜設大臣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下兵部議。設總府於梧州。總制兩廣地方。

晟與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於朝。以爲兩廣事權不協。是以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圭集議規畫。舉韓雍對。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於梧州。便宜行事。兩廣叅副以下俱

聽節制前兩廣鎮守太監兩廣總兵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充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馬升充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充叅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決於總府。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朵顏等衛女直土達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兔鶻今後不許來進。上是之。

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地分設太平縣。禮部尚書鄒幹等奏女直來朝野人宜令一年一次來朝。不許過五十人從之。

幹等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衆。供



給浩繁。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許過五十人。已經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暫停比較民間牧馬。

舊制。民間牧馬。歲一比較。責限有司。征解。兵部言。馬政固不可緩。而民隱尤所當恤。今歲河南山東兩直。隸多水旱。宜輕之。以待來年。從之。